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

# 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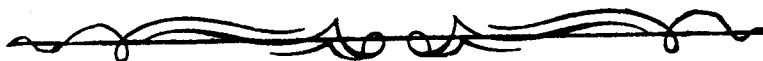
〔俄〕阿·托尔斯泰 著

E / G / N / X / M / Y / X / S / S / Z

J512.4  
538



[俄]阿·托尔斯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俄)阿·托尔斯泰著;冯南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

ISBN 7-02-002151-4

I.爱… II.①阿·托…②冯… III.小说-作品集-俄国-古典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2582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31,000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7 插页2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6.20元

## 前 言

阿·托尔斯泰(1883—1945)是身跨俄国和苏联两个时代的著名作家。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而在文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则在十月革命之后。阿·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曾入彼得堡工学院学习。他最早出版的是两本诗集(1907、1909),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二年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取材于他所熟悉的俄国地主阶级的生活,描写了贵族的思想堕落和农村经济的瓦解。尽管他对统治阶级的没落、腐朽有深刻的认识,积极拥护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却缺乏理解。十月革命后,他流亡国外,大部分时间侨居法国,直到一九二三年才回到苏联。祖国的蓬勃发展,大大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他先后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历史小说《彼得大帝》和中篇小说《保卫察里津》。《苦难的历程》是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鸿篇巨著。作品通过四位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复杂的道路,反映了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变化。作者意在说明,知识分子只有在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献身于祖国才能获得真正的信念和幸福。

本书选收的是他早期创作的两篇优秀小说。《跛老爷》(1912)的主人公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公爵从

青年时代起就沉溺在酒色征逐的腐化生活中,心灵非常空虚和苦闷。这时他爱上了纯洁美丽的少女卡佳,经过一番波折,二人终于成婚。不料婚后不久,公爵又被曾经玩弄过他的贵妇人安娜所诱惑,他抛开卡佳,如醉如痴地去寻找安娜。经过一段痛苦的磨难,公爵终于幡然悔过,埋葬了邪恶的情欲,回到了妻子的怀抱。作者通过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揭露了贵族地主的荒淫无耻,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一个能用爱拯救罪恶灵魂的纯真少女的形象。《爱情》(1915)表现的是他创作的另一重要主题——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小说男女主人公都是正直善良的人物。他们不满现实生活,但又不知道怎样行动,只是随波逐流地虚度时光。为了摆脱这种煎熬,他们不问世事,企图从纯洁的爱情中获得新生活。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俄国革命到来之前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苦闷。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对阿·托尔斯泰早期的创作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理解和研究。

编 者

1995年1月

# 目 次

爱情 ..... 1

跛老爷 ..... 40

## 爱 情

叶戈尔·伊万诺维奇由于两腿发麻，皱起了双眉，他钻出满身污泥的马车，打发走车夫，然后按住骆驼皮上衣的下摆，迎着十月的寒风，推开了面前的便门。门上铁栏杆空档间装饰的涡状花纹已经生锈，上面粘满了湿漉漉的黄褐色的槭树叶子。这扇便门，还有在这种坏天气里呼啸悲鸣的光秃秃的槭树枝条，特别是那枯死的败叶，再一次尖锐地提醒叶戈尔·伊万诺维奇，不要忘记三天来他乘坐着马车在县里四处奔走时尽力不去想但却又思考了一路的问题。

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扬起眉头，口中说道：“是啊，是啊，”他叹了一口气，迈开双脚，沿着泥泞不堪的道路向家里走去。潮湿的寒风吹浑了人们走过后的脚印下聚拢起的汪汪积水，驱赶着斜向一边的冷冰冰的巨大的雨珠，吹落了摇摇晃晃的树上的残枝败叶，沿着被打湿的木屋的墙壁唿哨而过，发出一阵阵愁苦的哀鸣。这木屋看上去仿佛完全闲置着没有人住似的。“是啊，是啊，”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换了另一种恶狠狠的声调重复说。他踏上木制门廊的三级阶梯，在一根铁柄上蹭了蹭皮靴，使劲地拉了几下门铃。

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感到又冷又累。他踏进自

已清洁整齐、气味芬芳的家里一点也不感到惬意，未曾进门他便皱起了眉头。他脱下上衣，扔到鼻子尖尖、腰身出奇纤细的女佣人索妮娅——一个人类的仇视者，妻子的心腹——的手上，问他妻子安娜·伊里尼什娜是否在家。“在家，老爷，正在陪客人，”这位人类的仇视者回答说。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望着她紧绷着的小嘴和尖如核桃、长满雀斑的小鼻子说：“索妮娅，您身上又有一种石碳酸香皂的气味。”说罢，径自走进洗脸间，然后又步入自己的书房。这里有三扇大窗，洁净如洗，十分敞亮，壁炉的四周镶嵌着考究的橡木雕饰，炉内的木柴正在熊熊地燃烧，火势很旺。“是啊，是啊，”这时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已经带几分和解的意味，最后叹了一口气，第三次这样说。他坐在皮沙发上，抚弄着浅褐色的湿润卷曲的胡子。

他一眼看见写字台上大理石蘸墨池前堆放着一些报纸和一叠尚未拆封的公文信件，壁炉内的火光映照在蘸墨池的青铜盖上，闪闪发亮。叶戈尔·伊万诺维奇不禁苦笑地摇了摇头。这些公文这样未拆封躺着恐怕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它们显然又都是急件，看着实在令人头皮发麻。“将它们拿过来付之一炬算了——总之，我个人的生活要比这堆废纸重要多了。”突然，他看见蘸墨池旁单另放着一封信。他急忙从沙发上站起，取过来一看，从邮戳的印记上可以断定，信是从彼得格勒寄来的，信封上的字迹很大，出自一个陌生人之手。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走到窗前，闭目暇思了片刻，然后打开了信封。

“亲爱的叶戈尔，我简直无法想象能够给你写信，不，一切要比我所能想象的困难得多……我无时无刻不在撒谎……天啊，请原谅我……要知道，我最亲爱的：我并不是那样的纯洁，我的整个灵魂也不是那么光明磊落。我的眼睛望着丈夫，可心里想的却是你！——我不能再继续撒谎了。可怜可怜我吧！要知道，我痛苦极了……我现在是在一家理发馆里给你写这封信——丈夫在修面，他一分钟也不留下我一个人……”信下的落款人是“玛莎”。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将这封用铅笔写的七扭八歪的信一连读了三遍。痛心、怜悯、妒忌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字里行间，他看见了她的面孔——跟分手时隔着车窗看到的一模一样：半遮面纱，妩媚娇嫩，满脸愁云，一双灰色的眼睛流露出惴惴不安的神情。她微笑着，茫然若失……当车窗开始移动时，她眯起了眼睛……

这年夏天，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在女友季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当地医院主治大夫的女儿）家遇上了她的已出嫁了的姐姐玛丽娅·费多罗芙娜——玛莎。季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是一个非常严肃、不爱说笑的好姑娘。玛莎从彼得格勒来到父亲和妹妹这里，目的是想好好地休息一下，像她自己所说的，希望“过一阵清静的日子”，避开彼得格勒繁忙的杂事：应酬她丈夫的朋友及他们的妻子；参加各种盛大的宴会；没完没了地在餐厅里消磨时间；尤其是，她来到这里可以摆脱自己的丈夫，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一位国际法教授。开春以来，她的情绪坏极了，

她的心仿佛像玻璃一样被摔得粉碎：血是浑浊的，心则像一只干瘪了的柑子。可是在这儿，在父亲的家里，玛莎每天起得很早，然后到洒满露珠的城市花园里散心，观看孩子们、鸟儿和天上的浮云；这时她感到自己仿佛也变得非常幼小，非常温顺，内心充满着忧郁而幸福的感觉。遇上阴雨天，她便披上毛披肩，拿一本书，坐在沙发上，两腿盘在裙子下面，倾听戴一副圆片眼镜的妹妹久姆用锤子敲打大理石块的声音。久姆是个非常有才气的姑娘。晚上，用过茶，玛莎便躺下休息了，她望着圣像前的神灯，入睡前总要哭上一阵，但并不是由于悲伤，究竟是因为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

此次回来，她在妹妹这儿结识了一位新交——省里的工程师叶戈尔·伊万诺维奇。他身材高大，近视眼，样子温和腼腆，整个人看上去使人感到很舒服，——憨厚而随和。他来，不分什么时候，每次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怕自己的妻子。玛莎出来见他时常只披一件披肩或光脚穿一双便鞋。他们坐在作坊的沙发上，为了不妨碍久姆工作，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无论是他或她，谈的内容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废话。他们绝口不谈自己，好像这是事先约定了似的。

几天后，玛莎发现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见她时两眼总是不停地眨巴着，脸上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态。她立刻猜到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而突然感到一阵高兴；但是当她醒悟到自己在为此高兴的时候，她害怕了。不过当时她又想，像叶戈尔·伊万

诺维奇这样忠厚老实、知根着底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

有一次，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来的时候满面怒容，上衣的扣子也被扯掉了。他坐在玛莎坐的那张沙发的一角，一言不发，像吃胀了肚子的老鼠似的，一个劲儿地生闷气。当时久姆不在屋里。玛莎将手放在叶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手上，轻声问道：

“出什么事了？”

“妻子，”他闷闷不乐地答道。

“吵架了？”

“自然是吵架了，除此还能有别的什么事呢。天呀，这一切真叫人厌恶……”

玛莎垂下眼皮——她能对他说什么呢？叶戈尔·伊万诺维奇默默地望着她。她感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绝望的神情。突然，他转过身，抓着她的双手，紧紧地握着。玛莎没有抬起眼睛。这时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松开了手，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背朝玛莎站在那里。她望了他一眼，心里想：“一个外人，可又是多么的亲近。跟妻子打架扯掉了扣子，跑到这里来诉苦。老实说，我很爱……天呀，这是多么愚蠢。”

“以后我不再来这儿了，”他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出乎自己的意料，这时玛莎明显地露出了微笑）。“是我自己不好，与其他任何人无关——一切都是我个人的过错：这种讨厌的生活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我在这个泥坑里陷得太深了，已经不能自拔……现在有的只是一点——平安无事。让它见鬼去吧！”

玛莎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走到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跟前；他使劲地眯起眼睛，连连地摇头，玛莎怯生生地说：

“叶戈尔·伊万诺维奇……”

“嗯，您说吧……”

“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是毫无办法了……”

他迅速将身子转向她，——他那张严肃庄重的面孔开始变得惨白。玛莎站在他面前，仰起头，温柔妩媚，和蔼可亲，她满头金发，但发型却十分简单。她的嘴唇上流露出稚气的、稍稍带些忧伤的微笑。

“来还是要来看我的，啊？”她说。这时她的下巴微微有些颤抖，眼睛闪露出笑的火花。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现在，他们在一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而且内容全是他们自身的事，都是最隐秘、最苦恼的贴心话。这些日子玛莎全变样了——人瘦削了，更年轻了，灰色的眼睛变大了，而且显得炯炯有神；说起来有点可笑，她近来特别爱皱小鼻子。她只觉得呼吸起来舒畅自在，走起路来步履轻盈，仿佛大地铺满了绒毛。

有一次，天色已经很晚，他们俩在前厅已经谈了很久了，这时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向玛莎俯身过去，对着她的嘴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就离开了。玛莎久久地立在墙边，双目合拢，什么也不想，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

玛莎每周向彼得格勒的丈夫写两次信。忽然——可能是对她的一封信的回答，她的丈夫拍来一份电报，内称：“焦虑过度，神智失常，火速归来。”

玛莎将电报装进手提包，急忙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去找叶戈尔·伊万诺维奇。离很远她就看见他们家屋角那扇大窗子里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惊慌的身影。这座房子很像一只被浸湿了的匣子。紧接着，只见叶戈尔仅披一件上衣，跳过脚下的水洼，推开便门说：

“出什么事了？”

她将电报递给了他。他看过电报，当即坐在门旁的长凳上，一只手紧紧地捂着眼睛。

“肯定是我对他写了什么话了，”玛莎说。她揭下一片粘在铁便门上的干枯的湿槭树叶，先是将它紧紧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后来一直拿在手里，“好像我对他写过，说我在这里日子过得很愉快，很幸福……对，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我要撒谎……”

“是啊，是啊，”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说，“是啊，是啊……”

“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我应该动身……”

玛莎眼望着大路。她那可爱的小嘴一本正经地绷着。严厉的灰眼睛像飘浮在县城上空的两片云朵。叶戈尔·伊万诺维奇知道：玛莎不愿意撒谎，而他却欺骗自己的妻子已经有两个礼拜了，叶戈尔知道，要劝阻玛莎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低声问道：

“玛莎，那您还回来吗？”

“不知道，叶戈尔……真是愁死人……”

第二天，玛莎走了。叶戈尔·伊万诺维奇也因为有事被叫到了县里。一连三天，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县的山川峡谷和泥泞小道，但是任何问题都不曾解

兴,什么也没有了解清楚。今天的这封信对他的震动太大了,它猛烈而无情地在撕裂着他的心,使他坐立不宁:一定得采取措施。这时他第一次严厉而明确地反问自己:“我爱她吗?是的,我爱她……”

安娜·伊里尼什娜的漂亮舒适的客厅里坐着两位客人——年轻的捷尼托夫和穆欣,他们正在品尝掺了法国甜酒的咖啡。安娜·伊里尼什娜早上归来的时候很晚,他们头一天在城外一家餐厅里听茨冈人演唱了。这样的不眠之夜和茨冈人的演唱,安娜·伊里尼什娜自然感到非常受用。当时她穿一件碧绿的丝绒长裙,满头青丝高高盘起,戴一朵火红的玫瑰花。来到此地的著名舞蹈家罗得里戈斯特意为她在餐厅的桌子上跳了一个疯狂的意大利民间塔兰台拉舞;他的两个胯骨大得简直出奇,跳起舞来桌子上的各式酒杯全部一扫而光,最后他喝了一大杯由十三种烈性甜酒掺和在一起的非常厉害的混合饮料。安娜·伊里尼什娜的笑完全发自肺腑,非常感人。罗得里戈斯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人们祝贺她组织的晚会获得成功。当欢乐的夜晚一旦结束,想到第二天的生活依然是庸庸碌碌平淡无奇时……不觉令人毛骨悚然,难以忍受。捷尼托夫和穆欣用一辆非常考究的马车将安娜·伊里尼什娜送回家来,顺便留下来“喝一杯早晨的咖啡”,也就是说,渐渐地、于不知不觉之中,将茨冈人的那种情绪“清除殆尽”。瘦骨嶙嶙的捷尼托夫口含雪茄烟,一面翻阅大名鼎鼎的“弗里娜相册”,这里收有安娜·伊里尼什娜大胆的古典

姿态的裸体照片。这本相册，全城早已在议论纷纷了。当然，相册只能私下给朋友们看看，而且也只能在这样的场合里拿出来。身量瘦小的穆欣，两眼向外鼓出，穿一件燕尾服，上面落了许多烟灰；团团的烟雾使他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他弹奏着钢琴，唱起了昔日被遗忘的亲吻。

安娜·伊里尼什娜仍然在笑，但已经显得有些勉强了。由于抽烟和熬夜，她满脸倦容，牙齿也黄了。她现在躺卧在沙发榻上，舒展开裸露的双臂，身上穿的仍然是那件丝绒长裙，看上去是那样的鲜艳，真想上前咬上它两口。真丝枕头上落满了红玫瑰的花瓣。她用一只脚脚尖挑起一只便鞋，轻轻地摇晃着，脚上穿的是贴肤、透明的丝袜。安娜·伊里尼什娜眯缝着眼睛，心里想的却是罗得里戈斯那张野兽般的嘴脸。

“叫您的丈夫见鬼去吧！”捷尼托夫说。

安娜·伊里尼什娜神秘地冷笑一声，随后扬起眉，露出一脸凶相。正在这时，索妮娅进来通报说：老爷回来了。客人们当即起身告辞，脸上故意做出一副尴尬的表情。女主人没有挽留他们。

当只剩下安娜·伊里尼什娜一个人的时候，她走到悬挂在墙壁高处的一面镜子前，将头发理了理，施抹了一些脂粉。她看了看自己裸露到腋下的双臂，心想，她的相貌长得够美的了。于是她高傲地嘿嘿一笑，径直向餐厅走去。

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正坐在茶炊旁若有所思地咀嚼着面包。他的眼窝下陷，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

瘦得看上去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叶戈尔，你起码应该懂得礼貌一些，”安娜·伊里尼什娜说。他抬起头，连忙抖去胡子上的面包屑，把脸轻轻地贴了贴妻子紧绷着的嘴唇。

“早上好，安娜。路上走累了。道路坏透了……  
噢，你怎么样？”

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只是在桌旁坐下，将两只裸露的胳膊往桌布上一放，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着丈夫。她身上有一种烤羊肉串、烟草和烈性甜酒的气味。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斜了她一眼，心里想：“不对她说谎，不说谎……可是试试看——一旦你道出实情，她马上会喊叫得像个女商贩一样……不，我不能说。”

于是他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老话：

“一路上累极了，浑身简直像散了架一样……我打算出去走走，活动活动腿脚……”

“你在撒谎，叶戈尔，”她低声说。

他眨了眨眼，皱起了眉头；他不承认自己在撒谎，仍然一个劲儿地咒骂道路如何难走，骂这个时期的道路简直是一团烂泥，骂自己的差事不好。

“你在撒谎，叶戈尔，”她重复道，说话时连牙床都露了出来，“你甚至连看都不愿看我大清早还穿着夜礼服……甚至昨天我在哪儿过的夜你全然都不感兴趣……不，等一等，我现在不需要你表示什么关心……亲爱的，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我想要了解的是——现在你打算到哪儿去……”

“我说过了，出去走走。”

“撒谎！……”

“安娜……”

“我是说：你在撒谎！……刚一回来，还没来得及跟妻子问声好便急着往这个……那里跑。”

“请你不要这样讲我的……”

“啊，原来连讲一句我也不能讲呀！……这可是新鲜……好，这么说我可要让你扫扫兴了：有人告诉我，说你那位可爱的玛丽娅·费多罗芙娜不过是个贱货，是个……”

但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这时已经站起身来，满面通红，一绺头发自动地耷拉在汗涔涔的前额上，突然——他自己这样觉得——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狂暴，仿佛被火烫了一样……

“用不着你来对她评头论足！”他喊道，在桌子上猛击了一拳。安娜·伊里尼什娜气得脸色铁青，口眼都歪斜了，她一跃而起，却说不出话来……他匆匆地走开了……妻子追他到前厅，从衣架上扯下丝绒皮大衣，慌忙中，脚一下子也伸不进皮鞋里去了，她喃喃地说：

“你从来还不曾跟我这样说过话……别了，亲爱的，别了……”

但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并没有问她要到哪儿去。安娜·伊里尼什娜转身到门边喊道：

“我去找一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非常高兴，”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嘟囔说，同样怒气冲冲地系好大衣扣子，“非常高兴，请便，哪怕找魔鬼去都行……”